上海堂子巢鳳棲鳳

這位蘇州沈小姐同袁四少緣份不淺，她同他「進行了親切的關係」。她做了他的「愛人」。按照上海長三堂子的生意規矩，任何掉了燈出局的倌人——未「點大蠟燭」者——正式致聘禮、擺酒、拜神，灑上堂子名叫「點大蠟燭」的處子，稱「清倌人」，這表示只出局應召陪酒，接受「打茶圍」，却不得要求睡覺；和已經「登床」的紅倌人（這個「紅」指非清倌人），「做」一個新客人，也仍是一件大事，擺酒贈金玉飾和一筆大禮金，是決不可少的，所以袁四少爺能獲紅極了的沈小姐青眼，堪稱異數。

這沈曦知他是來上海謀事的，謀事不成，便要去山東投奔「慶軍」首長吳將軍長慶。她有眼光、立大志、不知是否精通藏衣相法，現已不可考，她不在乎暫時的繼情，勸袁郎早受了她的好意。沈小姐備酒餞行，兩口子在房對飲，她向他表明心跡：

「耐勿要表記我，耐仔前程，就是我仔前程，耐去山東，我等耐動身後，就自家贖身，搬去外頭住家，勿再做生意。耐只顧耐功名，我省出耐前程萬里，將來不要負我！」（以上蘇白，沈小姐蘇州人也。耐——你。）

袁四少聽到愛人這話，當下指天誓日，他日若得日離開上海這個銷金窩，快快登船北上山東進行自己的前程，努力奮鬥，前進。她既位列紅妝，私房的積蓄甚多，見袁郎力比賽，便不吝惜花光，資助他「筆資」，鼓勵他早日成行。小袁果非尋常青年，接寸進，決不敢負娘子一片好心，於是洒淚而別。袁到山東，投到了吳長慶的慶軍帳下。光緒八年朝鮮內亂，清廷派吳率全軍入朝平亂，袁隨慶軍去，果然不負前盟，淚人去上海迎沈女士到漢城，這就是他九妾當中的大姨太。

非真不語

陸天白

目中無現代人？

作協主席巴金在作協大會開幕詞中，呼籲中國作家寫出史詩般的傑作，且能產生出當代的曹雪芹、歌德、莎士比亞。有記者拿這件事問作協副主席王蒙：這會不會與「四項基本原則」發生矛盾？

王蒙認爲，這二者是統一的，而不是矛盾的。王蒙並強調，曹雪芹、杜甫都是死後成名，因此，誰也不敢否定，五十年或一百年後，現在的作家沒有被追認爲曹雪芹、歌德、莎士比亞。

我對王蒙、曹雪芹時代發達得多。現代的作家，有什麼作品，大家一目了然。他們的作品，有沒有莎、歌、曹的水平，現在就可以知道。如果要說等到五十年後才能「知道」，那是太看不起現代人的欣賞水平了。

況且，莎士比亞、歌德的地位也不是後世追認。就是曹雪芹，也因爲他所處的是封建時代，所寫的是充滿反封建意識的小說「紅樓夢」，加上這部小說又未完成就死了。他的大名要到死後才能追認，那是必然的。怎麼今天的作家也同曹氏相比？王蒙的話，根本屬於怪論！

海角曉吹

哭亡鳥

港九物語

這朝早，忽聽到對戶吳家二小姐哭哭啼啼，爲的是吳先生養的一隻相思鳥冷死了。我亞八過去勸慰她。她一邊哭，一邊道：「那隻雀仔很好玩的，不但曉唱歌，歌喉很美妙，而且很知人意，我用手指撩牠，牠會跳過來和我玩，用小咀輕輕啄我的手指的。現在……」她又嗚嗚聲聲哭起來。看到她這個大孩子模樣，實是可笑亦可憫。吳先生用帶有責備的口氣道：「你還好說，我去飲宴，夜了回來，你們也不把雀籠掛回室內，任牠在窗口吹冷風。你們覺得牠好玩時，便只曾去拉牠，實際上，平日半點也不關心牠。」吳先生這番話，果然止「咳」，二小姐不敢再哭了，大抵她也感到後悔啦！其實很多人也會像二小姐一般，平日只懂得寵物所給予人的樂趣，對於要關心牠的工作，都完全假手於人，她家養的相思雀，平日便是完全由吳先生餵飼，替牠冲涼，換鋪底紙，清理雀屎的。吳先生道：「要牠好唱，好玩，平日要花很多心機的，不要以爲仕牠自生自滅，便可以享受到牠的樂趣。」二小姐今次可謂得到教訓了矣。

醒目詩詞

生查子

白皮書

有人說此書，遠見不曾有。毋乃太苛乎？識者皆搖首。協議實施時，在半年之後。長遠的規模，何必急研究？

客窗隨筆

歌哥

約成俗從可日今融通以可

有位世侄女英文了得，最近在補習中文，前天她打電話來提到他報刊文題曰「除夕之夜」，認爲既「夕」又「夜」當是登床架屋了。我說：「現在對一年的末一天清早即稱『除夕』，我們上海人所謂『大年夜』，在口頭也有『大年夜格夜裏』，同于『除夕之夜』，許多語文，根據習慣，不能算錯，但我自己從未在筆下用過。我此前也看到報上出現『元宵晚上』與「『除夕夜』是差不多了。」

在電話中不能與這位世侄女多談。對年終之日應用「除日」與「歲除」，嚴格說來，到此日晚上才是「除夕與「除夜」，可是，詞寫得出色，文章又佳的南宋周密在「武林舊事」記云：「至除夕，則比屋以五色紙錢、酒、果以迎送六神于門，至夜，賫燭秉盆，紅映宵漢……」後面用到「至夜」，則前面的「至除夕」應易「至除日」或「至歲除」了。可見在他的時代，「除夕」亦指歲終之日的全天，非限元宵與元夜，但「元宵」亦指正月十五日的全天。香港報紙上出現「元宵晚上」亦不會被人認爲笑話的。

卅餘年前即與高雄兄並稱香港才子的梁寬先生近在他報談中文要如英文之重文法。他日若然，則「除夕之夜」與「元宵之夜」都有問題，而目前則可以通融，亦屬「約定俗成」一類吧？

香港更冷

香港實在是不宜冷的地方，一冷起來，連習慣了住寒帶的人，亦感吃不消。

最主要的一點，是香港的熱和冷都一樣，總是帶着那一股難忍的濕氣。

濕熱夠人受，濕冷亦一樣夠人受。在北京留了大約一個星期，氣溫都是在零度以下的，除了戶外的水是長期結冰以外，倒不覺得什麼。

當然，不踏足出戶前，是多穿了一兩件衣裳，多穿了一雙厚襪而且盡量保持身體上溫暖，不相信我是在說實話。其實氣溫在那麼低的環境下，只要不刮風，只要不是陰霾密佈而是陽光普照，空氣是那麼清新而乾燥的，好舒服呢！那裡有什麼寒意可言。

北京有那一種難以形容的迷人處，到過一次以後，不愁人沒有回頭的念頭。可以想像得見，北京的春天那份迷人的境界，是比較冬天更濃洌得多。許多香港客在北京街頭遇到人的手袋不該隨便開，抵罵。其實把你美化了而已。

三天開始，已經完全忘記了什麼冬度下多少度的這種事。

在街上逛了好一會，午睡時分，則身未進店子，竟然覺得有點兒熱呢。

這種話回來說，許多朋友都認爲「冬天裡的熱」，亦屬「約定俗成」一類吧。

藏戲

兩年前，在遙遠的青海省成立了一個藏戲團。成員包括有藏、土、回、撒尼、蒙、滿等七個民族。他們排演了一個大型的歌舞劇「意樂仙女」，於八三年四月登上舞台後至今，已先後到過全國六個省市演出，取得了頗大的成績。這個團排演過幾天就要來南演出了。那將是繼年前的「絲路花雨」後，又一個少數民族組成的藝術團體。「意樂仙女」其實也是一個大型歌舞劇，她應該是一個大型藏戲。因爲這個藝術團的成員以藏族人員最多，而這個「意樂仙女」的前身本來就是「齣傳統的藏戲，故事的流傳，悠悠千年，而且，在遙遠的青海省，藏族人民一直以來，連習慣了住寒帶的人，亦感吃不消。

紫水昌

謝雨凝

天意旨凡，與王子結合，解救萬民……。

這故事當中自然另起波折，至終當然是邪不勝正，結局大團圓。藏人的文化，受到漢人的影響至深。

我們當然可以想像，幾百年前的「意樂仙女」並非今天這樣的模式。她一定經過多番的加工，提煉、改編，然後才成爲今天這個樣樣，她不同甘肅歌舞團創作的「絲路花雨」。因爲她來自民間原有的神話，去整理。他這一個外國人，倒能有這份認識，這份關懷與這份不是很容易組織的行動。現在，他死了，誰能接着做？誰跟他有同感？誰對中國抗戰時期的文學，誰像他如此重視呢？

誰像他如此重視？

光四射的人。當時給我的印象就是如此。如今看了「香港文學」于如柏特輯中談他的幾篇文章，知道我當時沒有看錯。甚至他在他的遊覽之中，不是在他的度假之中，也是發生在他的行動之中，不是在他的遊覽之中。有一篇題爲「悼念將生命貢獻給中國文化的法國學者」的文章，就是這樣說：「他的不幸逝世，也是與我們中國有關。原來他是去柏林出席一個對中國文學的研討會，返法國時，不幸在途中與迎面開來的一架車猛烈相撞……失事地點是在法國北部索麥省的聖·肯丹。」

使我發生興趣的，是這一個法國學者，認爲中國抗戰時期的文學，是中國現代文學，都沒有進行充份的研究，很多資料也未曾發掘出來。中國抗戰時期文學研討會，而且計劃每年開一次，後來果然開成了，而且已經開過了兩次。

記得當時，聞一多先生無數次叮囑我們要把當時的文學作品搜集起來，保存起來，可是那時大家都忙着抗戰，忙着學生運動，哪裏有心情與時間去搜集、去整理。他這一個外國人，倒能有這份認識，哪裏有心情與這份關懷與這份不是很容易組織的行動。現在，他死了，誰能接着做？誰跟他有同感？誰對中國抗戰時期的文學，誰像他如此重視呢？

醒目詩詞

話說新聞

打靶相

同幾位年輕人去吃晚飯，一位世侄女坐定後去了打電話，她的未婚男友看見她的手袋放在椅上，便隨手拿過來打開了，看了一會兒袋裡乾坤，然後取出她的身份証來看，邊看邊笑，又給衆人傳閱。身份証沒有什麼好看的，大家笑的是証裡的照片。世侄女不是靚女，照片却拍得十分醜樣。世侄女煲完電話粥回來，她的身份証這時恰好傳回她的男友手上，於是不偷快的縱頭出現了，只見世姪女登時變色，一手搶回身份証，大發嬌嗔，痛罵她的男友沒有經她同意，擅自開了她的手袋。罵聲之大，鄰座爲之側目焉。女人的手袋不該隨便開，抵罵。其實世姪女是罵她男友取看她的身份証，不是罵他擅開手袋。女孩子拍的照片不靚，萬個不願意被人看見的，大忌也。而且她同意男友拿過來打開了，看了一會兒袋裡一件事連跑帶搶的奪回身份証。大人的手袋不該隨便開，抵罵。其實世姪女是罵她男友取看她的身份証，而且，不是罵他擅開手袋。

閱讀

好消息

最近在北京召開的文代會，終于取消了風行幾十年的一句口號：文藝爲工農兵服務；而改爲：爲全體人民服務。

提出文藝爲工農兵服務這口號時在延安，當年的延安這個地方，人口不多，商業亦不發達，到處是兵，工農兵服務是理論上的依靠基礎，而兵是作爲解放全中國的主力，提出這樣的口號，不見宗剛之美、百官之富，猶未學耳。」

新中國成立後，在內地的情況已有改變，但作家寫反映這三方面英雄人物的作品，大城市的工商業者，有小商小販，有破落戶，還有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要人們只能寫這樣框的人物，而又不能寫反面的寫的範圍愈縮愈小，大家都深怕犯錯，還能產生什麼偉構大作呢！

有人就認爲「水滸」、「三國」、「紅樓」等名著，若是在爲工農兵服務方針下，決計寫不出來，因爲這些小說有那一點是反映工農兵的。幸而老人家喜歡，還不致變爲毒草。他不大喜歡杜甫的詩，原來是同情民間疾苦的，結果被罵得一無是處。

像那樣的環境，結果能產生什麼作品呢，大家心裡明白。現在這句口號已不作金科玉律，這對作家們來說，該是好消息。

醒目

虛覺愚論整理中醫

昨記已故名中醫盧覺愚先生，論述有關中醫之問題（摘自「嶺南醫徵錄」），茲續記如下：「病病夠功於醫，不治委諸天命，人人然，衆人然，而醫之養蠱豐盈，名利俱收矣。此當稱之曰名醫。謂其工於蠱名，非其學之高明也。是故中醫之流品雜，如此，非加整理，將何以圖存？」

按，盧先生寫這篇文章時是在公元一九三八年，於東華醫院醫師樓寫成的，距今已有四十多年。亦即是說，盧先生在四十多年前，已大聲疾呼，指出存在於中醫師之各種問題，因而有了「非加整理，無以圖存之呼聲。整理中醫之問題，自然應由中醫本身做起，這個責任，應該是賣無旁貸，不必因他人之能吸收西醫所長，西醫不能吸收中醫所長，彼於中醫，久已輕蔑鄙視，以爲不足幽數，安肯虛心研習。即稍涉藩籬，畧窺淫奈，官腦外望，不見宗剛之美、百官之富，猶未學耳。」

新中國成立後，在內地的情況已有改變，但有進寫者也。

「然此惟中醫學融會而貫通之，不特整理可期，而利濟人羣，保障民命，必更有進寫者也。

「然此惟中醫學融會而貫通之，不特整理可期，而利濟人羣，保障民命，必更有進寫者也。

閱讀

閒與忙

一個人如果忙得連私人時間也沒有的話，這確是沒有半點人生樂趣，但是，如果閒得全部都屬於私人時間，同樣沒有樂趣可言。前者如一些低下層市民，胼手胝足，才能得到溫飽，於是，一天到晚，除了做之外，私人時間完全沒有了。後者是一些慣於工作的人，一旦退休了，往往感到無所事事，正是天光等天黑，也是一種受罪。當然，除了這兩類人之外，還有其他類的忙人與閒人。

只是，一生勞碌的人，心裡總是希望着能夠在退休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過閒適的日子。但是，當願望達到的時候，却未必是想像中那麼寫意，每天往往爲打發日子而傷神。

在相識的朋友中，有些是因年老退休，初的日子裡，時間完全屬於自己的，確有點寫意，但是，漸漸感到無聊，除非自己有一些什麼特殊愛好。因此，有一羣屬於教育界人士，天天打藏雀消磨時間。藏雀的功能對他們來說，不該有不勞而獲的東西的。

鶴鶉是否也可以算做一種「野味」？

鶴鶉是野味中最廉宜的，你在哪裏能夠買得到？

自然，這些鶴鶉都是人工飼養的。據說鶴鶉不但組生想養，並且繁殖力強。養鶴鶉如同養其他家禽，一直都低廉。街頭賣的這些鶴鶉，即以每隻三兩計算，比任何肉類都更便宜。事實上，人工飼養的禽肉質更豐厚、柔嫩，且以前也買過野生的鶴鶉吃過，論味道却不如飼養的。可是人們吃「補肉團。估量一下，每隻倒有幾兩重，十元七、八隻，這樣的「野味」，倘是野味中最廉宜的，相信人們都是得到的。

鶴鶉

三晉山水壺關峽

山西地勢獨特，形勢險要，境內崇巒、大河、雄關、險隘星羅棋佈。正像唐代大家柳宗元在名篇「晉問」中所叙述的那樣：「晉之故封，太行倚之，首陽起之，黃河遏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崩，聚霍汾澮，以經其壞。」正因爲山西地理形勢騰躍奔突，有能罷之咆、虎豹之嗥，能夠控制秦國、打擊齊國、燕狄備法，以霸天下。所以，自古以來，山西就有「表裏山河」、「形勢完固」之稱，並且在這塊土地上演出了一場一場威武悲壯的史詩。

「霸圖衰歇三分晉，塊土開基一統唐。」（晉文公重耳稱霸，李淵、李世民父子起兵晉陽，特別是西晉以後，匈奴人劉淵根據離石建立了前趙，羯人石勒起自武鄉建立後趙，鮮卑人慕容水根據長子縣建立西燕，拓跋魏徒都平城統一了北方。以後唐朝末年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也都憑借山西雄山險關，先後建立了後唐、後晉、後周等王朝。

靠雄逐鹿，朝代興衰更迭，都在山西留下了大量的古戰場、古建築、古碑墓。如山西境內的內外長城。特別是偏頭關、寧武關、雁門關、娘子關等，不僅是南北經濟、文化交通要道，而且也是古今戰爭的要塞。

看星星的日子

有兩個時期，常常看天上的星星。起初是與三數同學一起，在岸邊，曠地，一邊看着星星，一邊[illegible]北談個半夜。由太白金星談到孫悟空的[illegible]由牛郎織女星談到我們所不知的銀河宇宙，由星星與月亮、太陽的關係，談到生命的意義……

雖是年輕不懂事，談的也沒個結論，但在交談中，不但作了思想感情的交流，也是無聊，常常一個人跑到公園去，胡思亂想，有時是想到些寫作的題材，有時是解決了些思想上的問題，有時候，差不多把星星數完了，還不知道自己傻在這裡幹什麼。

無論如何，看星星的日子着實值得懷念。

許久許久沒有時間與閒情去看星星，但，我知道它們還在那裡，只要我需要，它們還會陪伴我。人呢？有沒有這樣的人？

情海微瀾

強烈暗示

青年羞答答地：昨晚我夢見向你求婚，不知道它代表什麼？

女友迫不及待地：它表示說，你睡覺的時候，比你醒着的時候還要聰明。

聲明在先

某專制政府下的一家報社經常在補白處刊登下列聲明：「本報所發表的意見，並不代表編輯的意見，有時候，甚至不代表作者本人的意見。」

心有旁騖

先生：「唉，走快一點吧！」

太太：「不，我正在思索一件事。」

先生：「甚麼事？」

太太：「思索怎麼趕上你。」

笑一笑

情詩一束

你的情詩

洛美

就是這樣急
我伸手向你要
要你立刻給我
一首情詩
越快越好
要你伸手
在心裡面一掏
越是現成的就越好
其實我是在考驗
考驗你對我的愛情
究竟有多麼熱
究竟有多麼深
三分鐘你就寫好了
你的詩比你更激動
我要的
就是這樣的情詩。

鄉間想大頭

老公的家鄉還有一大堆什麼叔公、嬸婆公的親的人物，有時候接到他們的信，眞煩死人，一下子要電視機，一下子又要錄音機；上一次老公率奶奶之命，送了一部電視機給他們，他們竟來信罵，嫌它不是彩色的呢！他們這種人眞不可理喻，要我們寄一部電視機，已屬「極不客氣」，得到了，還夠阻纖三纖四，眞是離譜。前兩個星期，又有信來了，今次更「錦子大開口」，叫我們送一部貨車給他們！去他的。

老實說，我老公還在計劃買車當中，直笑話。前天在媽媽家裡碰到一個親戚，她也正爲鄉間裡面那一班親戚而頭痛，我情同病相憐，談起來當然特別親切。我告訴她那些親戚戚要我們買貨車的事情，阿姨竟說「是十部八部！

我以爲鄉間的人要我們送一部貨車，已經算是大想頭，料不到還有人比我們的親戚還要大想頭！

阿姨還告訴我，她先生三十多年前在大陸的所謂舊同學，亦叫他寄東寄西呢！我的遭遇跟阿姨的比起來，眞是大巫見小巫，難怪阿姨謂「嘿嘿碎」，我自己也覺得阿姨說的「他們」，實在有點太過份了，以爲我們香港人眞的一切都是「從天而降」的呢！

說起來眞不忿，他們好像「要什麼就有什麼」似的，我們這邊却捱生捱死；他們也許眞的不明白，世上是「伊人不該有不勞而獲的東西的。

頭大想我與公老

劇悲倫亂

男人天地

羅桑·

二十餘歲的年青小伙子娶個五六十歲的老太婆爲妻，婚姻生活頗起，按捺不住，終有一夜，睡在上唇變爲同睡一床。

最初兩人只是偷偷摸摸，其後終於被少婦的姐姐發覺。阿姨本是半推半就，自也覺得罪孽深重，另覓房子搬走。

那個離婚多年的妹妹，雖然年紀不輕了，三十至四十之間，但也正是「虎狼之年」，本來在離婚後，一個人過日子，但，因爲房子太小，只兩個小房間，一個房是姐姐和姐夫的，另一個房間，有張球架床（上下層），就安排她和二十餘歲的外甥同住。本來這只是權宜之計，豈料竟開出事來。

那個離婚多年的妹妹，雖然年紀不輕了，三十至四十之間，但也正是「虎狼之年」，本來在離婚後，一個人過日子，但，因爲房子太小，只兩個小房間，一個房是姐姐和姐夫的，另一個房間，有張球架床（上下層），就安排她和二十餘歲的外甥同住。本來這只是權宜之計，豈料竟開出事來。

近日從朋友口中聽聞一則故事，令人不勝唏噓。一個三十餘歲的姐姐發覺，阿姨本是半推半就，自也覺得罪孽深重，另覓房子搬走。

那個離婚多年的妹妹，雖然年紀不輕了，三十至四十之間，但也正是「虎狼之年」，本來在離婚後，一個人過日子，但，因爲房子太小，只兩個小房間，一個房是姐姐和姐夫的，另一個房間，有張球架床（上下層），就安排她和二十餘歲的外甥同住。本來這只是權宜之計，豈料竟開出事來。

近日從朋友口中聽聞一則故事，令人不勝唏噓。一個三十餘歲的姐姐發覺。